

## 【行走笔记】

□李贯通

## 彩云之根(上)

云南的版图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山地。世界上最美丽最动人的云,由地核而出,直挂这里的碧空。

天上之云有两类,一类是死水与动物呼出的浊气鸟合而成,轻薄陈腐,随聚随散,于世无补,终归了无痕迹。另一类却是有形有神,五彩凝结,气象万千,风骨卓然,历古弥新。后者由何而生?《诗注》曰:“云生于石,故名曰云根。”《博物志》则称“地以石为之骨”。一代一代走过来,诗词歌赋堆积抵天,大多的中国文人,精神世界生出了一个“彩云情结”,甚至默然祭起了“云图腾”:云非云,是圣贤的书卷,是知识和智慧的源头,是歌唱生命、引领生命的经幡。

是的,云非云,云也是根。

中国的书院遍布南北,名字也都颇有诗意逸情。宣和年间,闽北政和县尉朱松创立了一个书院。县尉的儿子就是宋代大儒朱熹,书院的名字叫“云根书院”。此名一出,之前书院的名字,无不显得局促与孱弱了!

云南的版图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山地。世界上最美丽最动人的云,由地核而出,直挂这里的碧空。

从孔夫子的故乡来到滇西,不过几个小时的空中飞行。想想夫子当年,尽管有“乘桴浮于海”的意志,他的瘦马破车,却是难以跨越鲁滇之间的险山恶水。每次面对曲阜孔庙的《圣迹图》,总让我感慨不已。十四年的周游,走不出一条羞辱与苦难的宿命怪圈: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困于陈蔡,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戚戚然以至于死。而十四年的“列国”,也仅仅限于中原,所以“泰山梁木”,自然成了夫子视野中的极致。



## 【域外走笔】

□张萍萍

## 美国式“关系”之高考

与很多国家相比,我们的高考还是最公平的。就拿一直将“平等”标榜于核心价值观层面的美国来说,它的高考就是赤裸裸的“关系”比拼和较量。

又是一年高考季,学子辛苦,家长煎熬。虽然已经多了自主招生,已经有了出国留学,但对绝大多数学子,特别是寒门学子来说,这似乎是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可以抛却菜瓜肉藤般纠缠的“关系”,进行公平竞争的机会。于是,即使是饱受诟病,我们的高考制度依然要在保持大框架不变的基础上推行下去,绝大多数的学子,还是要通过十年寒窗苦读来公平地获取人生中第一次通过拼搏实现鲤鱼跳龙门的飞跃。

因为,与很多国家相比,我们的高考还是最公平的。就拿一直将“平等”标榜于核心价值观层面的美国来说,它的高考就是赤裸裸的“关系”比拼和较量。

首先,在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绝大多数大学的申请表上都有这样一项:“父母是否为本校校友。”如果你填了“是”,那么,恭喜你,你的被录取几率将大大增加。如果你的父母为该校捐过款,那么你被录取的希望又增加一个重要筹码。

怕只是你的亲属中有该校校友,你的几率也会比一般人高得多。美国权威教育机构Kaplan曾对400所大学的录取招生官做过一个调查:“你认识的人”在本科录取中是不是会作为考虑因素?结果发现,有校友亲属关系的申请者被录取的几率竟然高达45%。以哈佛大学为例,有校友亲属关系的申请者被录取几率为45%,是没有“关系”的申请者的4倍!最著名的例子或许就是小布什,因为父亲老布什是耶鲁校友,虽然在中学成绩都要算作糟糕,小布什也顺利进入了这所一般人望尘莫及的“常青藤”名校。

进入大学后,美国式“关系”发挥的作用才刚刚开始。美国大学中各式各样的社团,就是鼓励大家编织关系、搭建人脉的重要平台。除了要应对各科所修的学分,绝大多数美国大学生必须加入适合自己的、能够崭露头角的,对今后人生发展起到一定作用的社团,包括兄弟会(Fraternity)、协会(Association)和俱乐部(Club)。这些协会中最生猛的恐怕就是

耶鲁大学的“骷髅会”了。它也被称为“死亡兄弟会”,从19世纪30年代建立以来,其势力目前已渗透到美国各个研究部门、外交政策、财政部门、传媒和政府机构,他们间的“近亲繁殖”,已使美国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患上了“黑死病”。

即使是普通学生,大学期间也一定要培养一个好的社会基础,这样才能帮助自己尽快完成职场规划,实现人生目标。曾经有朋友的女儿在选择大学时就遇到这样的问题。女孩成绩很好,热爱新闻,从小的理想是获得普利策奖。然而在申请大学时,家人和她所做的最后选择却是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石油工程专业。德州农工大也是一所不错的大学,在全美排名达到过五十几名,但是,正如校名所体现的,该校的强项是理工科。女孩最后选择它,只是因为在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所导致的来势凶猛的裁员潮中,该校该专业和社团的毕业生却很少失业,因为在德克萨斯州,几乎所有大企业中的人事主管(HR)都毕业

于德州农工大。于是,你懂的。

可见,有的地方就是社会,凡社会就离不开“关系”。当然,由于宗教中诚实、互助、奉献等精神的影响,美国式“关系”的使用大多是摆在桌面上的,很多人在运用自己的能力讲关系时也大都不计回报。更重要的是,任何“关系”的运用都必须在法律许可的框架下进行,否则,受到的惩罚也将相当严厉。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如果发生交通违章,中国人一般都是习惯性地马上下车,向警察求求情,甚至拉拉关系,尽管这样的努力目前已经不再有什么作用;美国人则必须老老实实待在车里,否则,如果你和警察拉关系、递个烟什么的,你将可能面临行贿的指控被告上法庭,如果你在车里乱说乱动,甚至想下车和警察扯扯扯,很抱歉,你可能立刻会被当成袭警嫌疑犯开枪射杀。每年,在美国因为警察执行公务开枪的案件,都有数千起。

(本文作者为休斯敦大学访问学者,文学博士)

倡导全民阅读,肯定是一件该做的事,但不一定是好事。读书的理想状态,应该是阅读成为每个人的自然需求,等到已经要靠别人来倡导了,能不能倡导得动,就不一定了。有利可趁的事容易倡导,而读书却是无用的。

这个话,反过来说更容易理解:必须是无用的才叫读书,有用的那叫学习。初民们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获取食物还未必能吃饱的时候,是不读书的。那时候也没有运动。须得有了一定的多余的时间和精力,人类才知道运动,然后再知道读书。运动也是无用的,有用的那叫劳动。其实读书也是一种运动。用来消耗多余体力的,叫体育运动;用来消耗多余脑力的,也可以叫脑育运动。

体育一旦成为职业,就不是运动而是劳动了。你看

## 【个人观点】

## 我的

## “读书无用论”

□陈冲

媒体报道某个世界冠军当年训练时如何刻苦,那就是在表扬他的劳动态度好。我从小爱打球,好几种球类都比较擅长,还进过不同级别的代表队,打比赛、拿名次,但从来没有媒体表扬我,因为那就是打着玩儿,无用。这种思维很要命,其结果就是中国没有了“体育界”,只剩下体育部门了。同样道理,中国原来是有“读书界”的,就是一大帮喜欢读书但只是读着玩儿的人,现在没有了。现在只有作家协会了。作家协会的人读书得算劳动,不能算运动。至于有些作家协会的人也不读书,那是劳动态度问题,跟农民种地不浇水不施肥是同样性质的问题。

现在科学发达了,人——绝大部分人吧——都有了多余的体力和脑力,需要干点无用的事,以便把它们消耗掉。所以人们才需要体育运动和脑育运动。这两项运动能成为人们的自然需求,是因为它们虽然无用,但是能让人们快乐,还能增强体质和智力。体育运动的快乐,就在于它能让人们的身体处在一种放松、自由、活跃的状态。大妈们为什么对广场舞上瘾?没别的,就为这个。你给她们编一套标准动作,没用的,顶多只对那些想把广场舞也变成一种劳动的少数大妈有效。同样,脑育运动的快乐,就在于它能让人们的大脑处在一种放松、自由、活跃的状态。你给人们编一些标准答案,专讲那些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道理,没用的。人们从阅读中得不到快乐,得不到大脑的放松、自由和活跃,很自然的选择就是——不读了。

脑育运动比体育运动难办的地方,就是体育只要运动就能增强体质,脑育却不是只要读书就能提高智力。教育的最大失败,就是把学生培养成专爱看那种让人变傻的书。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根本没有“网络文学”,唯独在中国兴旺发达,便是一例。

所以,在倡导全民阅读时,区分真倡导与假倡导的最好标准,就是看它是在强调读书如何如何地有用,有五大好处、八大好处、十大好处,还是坚持读书无用。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